

【历史研究】

# 唐代重玄寺考

黄夏年

(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,北京 100732)

〔摘要〕梁代陆僧瓚舍宅为寺,重玄寺成为苏州城的重要寺院。唐代慧岩法师扩修重玄寺,使之成为天下名寺,许多名人人都为它留下了诗作。重玄寺是一所提倡律学的寺院,寺内最重要的建筑是高大的“重玄阁”,它的文化富有特色,白居易曾经作《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之碑》,提到的《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》,疑是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,《实相法蜜经》,疑是《实相般若波罗蜜经》。碑文所说的“是八种经具十二部”,是“三乘之要旨,万佛之秘藏”,这是中国人根据佛教教义理论结合自身的思维所提出的看法。重玄寺里还有非常有名的药圃,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与医药关系打开了一窗口。

〔关键词〕陆僧瓚;重玄寺;重玄阁;白居易;石壁经碑;药圃

〔中图分类号〕B94

〔文献标识码〕A

〔文章编号〕1671-6973(2017)05-0045-07

苏州在中国历史地理上曾经属于南朝地区。所谓“南朝”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北方“北朝”相对的中国南方地区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这是古代诗人形容南朝的佛教盛况。这时苏州的重玄寺则是城内的一所重要寺院,本文对重玄寺做一些初步考证,以飨学界。

## 一、梁朝重玄寺

据《吴地记》载,梁武帝天监二年(503)卫尉卿陆僧瓚“旦暮见住宅有瑞云重重复之,遂奏请舍宅为重云寺,台省误写为重玄,时赐大梁广德重玄寺。”<sup>①</sup>所谓“广德”,是“眷耆年以广德,纵生生以延福”<sup>②</sup>之引述,陆僧瓚舍宅为寺应是近于老年时期,以积功德为来世准备,故梁武帝对庙赐以“广德”。

关于陆僧瓚生平的介绍,史书无载。但据宋林戊《灵姑庙碑阴记》云:“按陆氏得姓于齐宣王之少子。至汉,有字伯元者,仕为吴令,迁豫章都尉。既卒,吴人思之,迎其丧。葬于胥屏亭,子孙遂家焉。伯元生襄贲令盱,盱生本州从事鸿,鸿生渤海太守建,建生本州从事晔,晔生御史中丞京兆尹璜,璜生弘农都尉文,文生亲,亲生颖川太守尚书令闾,闾生桓,桓生扬州别驾续,续生襄,襄生吴城门校尉紆,紆生九江都尉太学博士骏,骏生选,选生尚书瑁,瑁生颖,颖生海虞令濯,濯生汉公,汉公生洌,洌生本郡元之,元之生高平相员

外散骑常侍英,英生晋侍中太尉,兴平康伯玩,玩生五兵尚书侍中始,始生秘书监侍中万载,万载生宋东阳太守子真,子真生齐南兖州刺史慧晓,慧晓生梁太常卿倕,倕生卫尉君。凡二十八世,冠冕不绝,皆有才德,名在史册。”<sup>〔1〕</sup>可知陆僧瓚出生于王室贵胄之家,其父辈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的齐宣王,传到陆僧瓚时已经是二十八世了。

又据《吴郡志》载,“陆卿有女子不嫁,经营其事,既死,祠于寺之东庑。”<sup>〔1〕</sup>据说陆僧瓚舍宅为寺之后,他的女儿陆氏就出家住在里面。陆氏终身未嫁,生前一直管理这座寺院,由于她的嘉行受到世人了赞扬,被尊称为“圣姑”,<sup>③</sup>逝世之后,人们在寺院的东庑为她立祠缅怀,是为“灵姑庙”。另,有说“吴越忠懿王朝京师,道出吴江,大风几覆,舟见女子极之自言,郡重玄寺神也,本国加封号感应圣姑。”<sup>〔1〕</sup>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,陆氏被尊为神祇是宋代的事情,应为后人追加而成立的,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。

## 二、唐代重玄寺

唐代是中国佛教的大发展时期,重玄寺也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完善。随着佛教的繁盛发展,导致原在家宅基础上建立的重玄寺,已然不够敷用,寺院的扩建成为了迫切需求。据僧传记载,有位释慧岩

〔收稿日期〕2017-06-10

〔作者简介〕黄夏年(1954—),男,江苏常熟人,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。

法师曾住在苏州重玄寺，其人“相状如狂，不修戒检，时人不齿。多坐房中，不同物议，忽独欢笑戏于寺中，以物指搗曰：此处为殿，此处为堂，乃至廊庑厨库，无不毕备。经可月余，因告僧曰：欲知岩者，浮图铃落，则亡没矣。至期果然，乃返锁其房。扃户开之，端坐已卒。远近闻之，屯赴阊阖，各舍金帛，遂成大聚。依言缔构，郁成名寺，事皆符焉。自终至今四十余载，犹如存在，见处佛堂，用通礼谒云。”<sup>④</sup>慧岩法师应是重修或扩修重玄寺的主要人物，甚有可能就是重玄寺的方丈或住持。他佯装狂狷，不修边幅，看似疯僧，以此来化缘筹措扩修寺院的资金，他的神迹，被后人描写为“其尸石室四十年不坏，预知前事。”<sup>⑤</sup>正是由于他的奇异方式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，使得更多的人对他与重玄寺皆产生了崇敬之心，因此重玄寺也就“屯赴阊阖，各舍金帛，遂成大聚”，完成了改建的任务，“郁成名寺”。

除了扩建之外，重玄寺也对寺院建筑进行了维护。当时重玄寺阁的一角倾斜，需要垫起扶正，为此有人曾经预算用钱数千贯。正巧有位游僧给出主意：“‘不足劳人，请一夫斫木为楔，可以正也。’寺主从之。僧每食毕，辄持楔数十执柯登阁，敲啄其间，未逾月，阁柱悉正。”<sup>⑥</sup>这位将重玄寺阁扶正的僧人，应是一位懂建筑的法师，他根据建筑的破损程度，采用不同的对治扶正方法，用打楔子的方式，既节约了成本，又完成了重玄阁的扶正与保护。

又据泉州《开元寺志》载，释师寂法师，为姑苏长洲人，姓陆。“初学儒，志则洒然。若世氛浼已，乃弃而学释于重玄寺。”<sup>⑦</sup>长洲县得名是因境内的古长洲苑。春秋时曾为吴王阖闾游猎之处。《越绝书》：“阖闾走犬长洲。”汉枚乘说吴王濞曰：“修治丘陵，杂以离宫，积聚玩好，圈守禽兽，不如长洲之苑；游曲台，临上谷，不如朝夕之池。”<sup>⑧</sup>晋左思《吴都赋》曰：“带朝夕之浚池，佩长洲之茂苑。”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(696)，析吴县东部分置长洲县，属苏州

管辖。后代诸朝有多次长洲建县与拆县，至民国时最终撤县。

释师寂曾在姑苏长洲“学释于重玄寺”，说明了重玄寺的佛学在当时是有特色的。寺志中载，他“既纳戒，遂两习《四分》，百法通之。诵《莲经》至七百遍，而龙藏且一两读。既卒业，授学者律，论说明白如指诸掌。”<sup>⑨</sup>南方地区最早流传的是《十诵律》，但是最后被北方流传的《四分律》取代。促成这一关键转变的是唐代道岸律师，他“以江表多行《十诵律》，东南僧坚执，罔知《四分》。岸请帝墨勅，执行南山律宗。伊宗盛于江淮间者，岸之力也。”<sup>⑩</sup>

在南方的四分律学中，苏州有名的法师有苏州开元寺辩秀等人。辩秀于天宝四年(745)受戒于东海鉴真大师，传律于会稽昙一。至德年中，举高行，隶名于吴郡开元寺。释师寂不在苏州开元寺学律，却在重玄寺习律，这说明重玄寺的佛学教育在当时是有地位和特色的。律是学佛的基础，也是出家人的规矩。师寂除了学律之外，还诵《莲经》七百遍，这是他在学习净土宗的法门，同时他还阅读藏经，学完之后专门讲说律本，“论说明白，如指诸掌”。可见唐代的重玄寺在苏州也是一座重要的佛学学府。

### 三、重玄寺里的“重玄阁”

唐代重玄寺也是一座充满了田园风光的寺院，其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是有一座高大的“重玄阁”。著名诗人李嘉佑与皇甫冉曾经一起登上重玄阁，留诗曰：“高阁朱阑不厌游，蒹葭白水绕长洲。孤云独鸟川光暮，万井千山海气秋。清梵林中人转静，夕阳城角角偏愁。谁堪远作秦吴别，离恨归心双泪流。”<sup>⑪</sup>

李嘉佑，字从一。赵州(今河北赵县)人。天宝七载(748)登进士第，授秘书省正字，擢进士第，授秘书正字。他为人“淳雅不苟，民庶亲服。”<sup>⑫</sup>以罪

①《吴地记》四库本。

②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九。

③《吴都文粹》卷三云：“僧瓚舍宅为寺，夫人就居之，是为重玄寺。寺僧祀夫人为伽蓝神，号圣姑。”

④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五。

⑤《释氏六帖》卷十一。

⑥《唐国史》补卷中。

⑦《开元寺志》卷一。

⑧《吴邑志·长洲县志》

⑨《开元寺志》卷一。

⑩ 赞宁等：《宋高僧传》卷第十四。

⑪《李嘉佑同皇甫冉登重玄阁》，《江南通志》卷三十一，四库本。

⑫《南畿志》。

谪南荒，晚年定居苏州后与世人摒绝，唯有“僧皎然有酬李员外。”<sup>①</sup>嘉佑的诗大多写自然景物，马端临说李嘉佑“善为诗，绮靡婉丽，有齐梁之风，时以比吴均、何逊云。”<sup>②</sup>但也有一部分诗篇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的社会动乱。如《自苏台泛舟至望亭驿因寄从弟纾》云：“南浦菰蒲覆白苹，东吴黎庶逐黄巾。野棠自发空流水，江燕初归不见人。远树依依如送客，平田渺渺独伤神。那堪回首长洲苑，烽火年年报塞尘。”<sup>③</sup>皇甫冉（约718年—约771年），字茂政，祖籍甘肃泾州，出生于润州丹阳（今江苏镇江）。天宝十五年进士，曾官无锡尉，大历初入河南节度使王缙幕，终左拾遗、右补阙。其诗清新飘逸，多飘泊之感，多写离乱漂泊、宦游隐逸、山水风光。当时的重玄阁是耸立在一座岛中的建筑，周围被水环绕，登上阁顶一鉴川光，万水千山与海天一色尽收眼底。由于李嘉佑和皇甫冉两人的生活不得意，重玄寺在他们的心里，便成为了清静隽永的冰心圣地，让他们想到了远离的家乡，面对清晨树林的静谧，夜晚城市的喧嚣，离别之恨而生出的归心，更加戚戚然而忧伤。

韦应物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，曾经做过苏州刺史。他来到重玄寺，站在重玄阁上，撰写了《登重玄寺阁》。云：“时暇陟云构，晨霁澄景光。始见吴都大，十里郁苍苍。山川表明丽，湖海吞大荒。合沓臻水陆，骈阗会四方。俗繁节又暄，雨顺物亦康。禽鱼各翔泳，草木遍芬芳。于兹省氓俗，一用劝农桑。诚知虎符忝，但恨归路长（一作郡）。 ”<sup>④</sup>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正是江南春天，漫步在重玄寺阁的楼梯，天上是层次分明的白云，晨雾退去透出日光。站在阁顶，眺见远处面积广大的吴都故城，近看眼下的数十里的太湖水景，山川的明丽，湖海的围拢，四方茫茫。繁忙时节，喧闹时光，春雨滋润着万物生长，飞禽翱翔与群鱼畅游，重新燃起生命的欲望。眼中是草木复苏吐露芬芳和忙碌的农民，深感作为地方官的身上的责任重大，唯有努力才能回报朝廷，不负众生的期望。古人评曰：“逮盛唐沈宋，独孤及、李嘉佑、韦应物等诸才子集中，往往各有数题，片言不苟，皆不减其风度。此则无传之妙。”<sup>⑤</sup>可见，他们的心里始终怀有古代文人身上的先天下

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。站在重玄寺的阁顶，除了纳入眼界的美好风景外，文人志士们所生起的为国为民之情怀，让高大的重玄寺阁不仅成为佛教的标志，同时也文人们的思古发忧之地，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。

#### 四、白居易与重玄寺石经碑

白居易（772年—846年），亦名白乐天，是唐代著名的诗人、佛教徒。祖籍太原，后徙居下邳。十七岁登进士第，元和对策乙等，仕至刑部尚书。在东都洛阳居住期间，疏沼种树，构石楼于香山，自号香山居士。又曰醉吟先生。唐敬宗宝历元年（825），白居易53岁时就任苏州刺史，次年九月被罢官。白居易一生不得志，为当朝所忌，放意文酒，顺情自适，自以托佛生死之说，若忘形骸者，经月不茹荤。佛教对他的人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。

白居易在做苏州的刺史时便与重玄寺结缘，并撰有《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》文，云：

碑在石壁东次，石壁在广德法华院西南隅，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，寺在苏州城北若干里。以华言唐文译刻释氏经典，自经品众佛号以降，字加金焉。

夫开士悟入诸佛知见，以了义度无边，以圆教垂无穷，莫尊于《妙法莲花经》，凡六万九千五百五言；证无生忍，造不二门，住不可思议解脱，莫极于《维摩诘经》，凡二万七千九十二言；摄四生九类，入无余涅槃，实无得度者，莫先于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；坏罪集福，净一切恶道，莫急于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，凡三千二十言；应念顺愿，愿生极乐土，莫疾于《阿弥陀经》，凡一千八百言；用正见观真相，莫出于《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》，凡六千九百九十言；詮自性，认本觉，莫深于《实相法密经》，凡三千一百五言；空法尘，依佛智，莫过于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凡二百五十八言。是八种经具十二部，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。三乘之要旨，万佛之秘藏，尽矣。

是石壁，积四重，高三寻，长十有五丈，厚尺有咫，有石莲敷覆其上下，有石神固护其前后，火水不能烧漂，风日不能摇消：所谓施无上

①《姑苏志》卷三十一。

②《文献通考》卷二百三十一。

③《无锡县志》卷四。

④《韦苏州集》卷七，四库本。

⑤《唐才子传》卷二。

法,尽未来际者也。吾长庆二年冬作,大和三年春成。律德沙门清晃矢厥谋,清海继厥志,门弟子南容成之,道则终之。寺僧契元舍艺而书之,郡守居易施词而赞之,赞曰:

佛涅槃后,世界空虚。惟是经典,与众生俱。设有人书贝叶上,藏檀龕中,非坚非久,如蜡印空。假使人刺血为墨,剥肤为纸,即坏即灭,如笔画水。噫!画水不若文石,印蜡不若字金。其功不朽,其义甚深。故吾谓石经功德,契如来付嘱之心。<sup>①</sup>

这块石壁是很有特点,按现在的数据来折算,高低四重的石壁,高约5米,<sup>②</sup>长约45米,<sup>③</sup>厚约30厘米。石壁经过专门的设计与打磨,顶部和底部设计了莲花造形,前后有传统的石神底座。

按碑文所说,律师清晃法师是始作俑者,但是清晃的愿望没有实现,清海法师(或律师)继承了清晃的志向,然而清海也没有完成这个愿望,最后是由南容法师完成了这项工作。清晃与清海的生平史书无载,南容是润州(今江苏镇江)的僧人,杭州灵隐山道标律师的好友。

抄写碑文的契元法师是有名的书法家,古人记载“尊胜陀罗尼经幢,僧契元书,会昌二年。正书。吴县。”<sup>④</sup>后人评说:“裴休《圭峰碑》、僧契元《尊胜咒》,各有可采,惜不清耳。”<sup>⑤</sup>契元写石壁经时正是唐穆宗在位。他曾经参加过池州南泉普愿禅师圆寂后的葬礼,“契元文畅等凡九百人,皆布衣墨巾泣血于山门。”<sup>⑥</sup>参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的转轮经藏建造,“院僧法弘、惠满、契元、惠雅等藏事。”<sup>⑦</sup>契元

曾在广陵郡孝感寺讲观音经。<sup>⑧</sup>日本僧人慧萼法师第二次跨海来中国求法,“乞苏州开元寺沙门契元勒事刻琬琰,<sup>⑨</sup>题曰:‘日本国首传禅宗记’。附舶寄来。”<sup>⑩</sup>著名诗人、茶僧皎然(730—799)有《送契上人游扬州》云:“西陵古江口,远见东扬州。渌水不同泛,春山应独游。寻僧白岩寺,望月谢家楼。宿昔心期在,人寰非久留。”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(739—799)《送契元法师赴内道场》云:“昏昏醉老夫,灌顶遇醍醐。嫔御呈心镜,君王赐髻珠。降魔须战否,问疾敢行无。深契何相秘,儒宗本不殊。”<sup>⑪</sup>皇甫冉的弟弟皇甫曾(约756年前后在世)著有《秋夕寄怀契上人》云:“已见槿花朝委露,独悲孤鹤在人群。真僧出世心无事,静夜名香手自焚。窗临绝涧闻流水,客至孤峰扫白云。更想清晨诵经处,独看松上雪纷纷。”<sup>⑫</sup>以及《早发中严寺别契上人》云:“苍苍松桂阴,残月半西岑。素壁寒灯暗,红炉夜火深。厨开山鼠散,钟尽岭猿吟。行役方如此,逢师懒话心。”<sup>⑬</sup>顾齐之撰写的《新收一切藏经音义序》称:“上座明秀、寺主契元、都维那玄测,皆精慤真乘护持圣典,文华璀璨经论弘瞻,或道情深远独得玄珠,或律行清高孤标戒月,上以愜圣贤之意,下以旌勤恳之心。”<sup>⑭</sup>可见契元与白居易的关系很好,经常在一起活动。契元的书法和艺术作品曾经流传到后世。胥湖(今太湖)之北的华山寺观音像,系“唐开成四年通玄寺<sup>⑮</sup>僧契元移置于此。宋僧怀深有圆通殿记。”<sup>⑯</sup>梁大同二年(536)建的苏州包山寺,在清代时寺院“门左有唐会昌二年僧契元书碑”。<sup>⑰</sup>清代著名藏书家朱彝尊评价该碑曰:“契元名不著于

①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六十。

②《诗·鲁颂·閟宫》云:“八尺曰寻。”《史记·张仪传》云:“七尺曰寻。按,程氏瑶田云,度广曰寻,度深曰仞。皆伸两臂为度。度广则身平臂直,而适得八尺;度深则身侧臂曲,而仅得七尺。其说精巧,寻仞皆以两臂度之,故仞亦或言八尺,寻亦或言七尺也。”

③唐朝的度量衡分为大小两种,大尺一尺为小尺的一尺二寸,一丈等于十尺。因此,小尺一丈等于300厘米,大尺一丈等于360厘米。此处按小尺计算。

④《钦定续通志》卷一百六十七。

⑤赵宦光《寒山帚谈》。

⑥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一。

⑦白居易《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》,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六十一。

⑧《蚊赋》宋吴淑。

⑨琬琰,碑石之美称。

⑩《元亨释书》卷六。

⑪《文苑英华》卷二百二十。

⑫《御定全唐诗》卷四十一。

⑬《二皇甫集》卷三。

⑭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一。

⑮此通玄寺不是重玄寺。

⑯僧怀深《华山寺记》,载《吴都文粹续集》卷三十三。

⑰《曝书亭集》卷六十八。

书史，而楷法端丽，在颜柳之间。记成都雍博士陶有《送契上人南游》诗，即其人也。……读会昌碑，思以硬黄，搨之不得也。包山之寺相传建自梁大同年，兹碑立寺门岁月已久，顾欧阳、赵曾诸家博搜金石文，未著于录，则以地僻在太湖中，故闻见有所不及。然自兹碑既立之后，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，兰若四万，僧尼二十六万五百，有诏山野招提先毁。五年七月，浙西东道止各留僧二十人，乃兹碑不踣，则亦以地僻存焉。尔独怪王文恪辑震泽编削而不载，后之修具区志者遂遗之，不可不补其阙焉。”<sup>①</sup>

白居易是虔诚的佛教徒，对佛教的理论钻研很深，有很好的修行实践。太和三年（827）重玄寺刊石壁经成，这时正是白居易罢官的前后，他自述此文是“吾长庆二年冬作，大和三年春成”。期间经历了两代皇帝的五年时间。白居易认为接受撰写碑文是有功德的，因为它传递了佛陀的思想教义。刻经的重要性就在于佛涅槃后，只有经典和众生还存在于世。在碑文里他列出《妙法莲花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》、《实相法蜜经》、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八部佛经，分别指出了每部经典的字数。八部经的总字数则是“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言”，说明他对经文是了解的。其列出的八种经里，有六种在现存的经录里有载，也是现在佛教徒经常读颂的经典。

碑文提到的“《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》，凡六千九百九十言”，查现存藏经中没有与此完全同名的经典，但有一部经名相似的《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，略称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，亦名《观普贤观经》、《出深功德经》等，刘宋元嘉年昙无蜜多于扬州译出。《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》，疑为《佛说观普贤菩萨法行经》。古人写书没有标点，现存《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加标点与版式符号计八千二百字符，实际字数应与碑文中所说“六千九百九十言”基本吻合，其主旨也与白居易碑文所讲“用正见观真相”一致。碑文又说“《实相法蜜经》，凡三千一百五言”。

这部经在现存经录里没有找到，是失传了抑或是被后人给改了名字，不得而知。《实相法蜜经》的特点是：“论自性，认本觉”。唯识宗的宗经《成唯识论》说：“名论自性，句论差别。”<sup>②</sup>这是说从“名”的角度来看，论的是自性；从“句”的角度来看，论的是差别，亦即：“如名为眼，即论自性。若言佛眼、天眼，乃显句论差别。”<sup>③</sup>“自性”是指诸法各自具有的体性或体相，也是‘差别’或‘共相’的反义词。因为自性是不变的，是事物本身的特有性质，故称一切法不可言说处为自相、自性，也是事物的实相。佛经说：“归趣所论，法自性故，故唯识云，名论自性。”<sup>④</sup>故通过“假有真无”显现“自性实相”。此实相不受缘起而动，属于“常不动”之而存在的“本觉心”。在现有佛教经典中，《实相般若波罗蜜经》比较符合碑文的说法，该经字数为3700字，去除标点与碑文所说的“三千一百五言”比较接近。该经是玄奘所译的《大般若经》之第十会《般若理趣分》之同本异译，译者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于武则天时代在长安译出。总之，《实相般若波罗蜜经》还需要进一步地讨论。

白居易又指出“是八种经具十二部”，此“八种经”是“三乘之要旨，万佛之秘藏”，可谓是佛藏的代表。在唐以前，佛教内部确有“八部经”之说，如僧传记载余姚休光寺释真法师，“学习师古义成先圣，八部经理宛在掌中，三乘法源尽于度内。”<sup>⑤</sup>秦州上邦县慕容文策，“一生已来，唯诵持金刚般若、法华八部。”<sup>⑥</sup>印度僧菩提仙那“是以真如奥旨，殊五天而共融。实相圆音，同八部而俱显。若乃深达法相，洞了宗极。研寻七觉，空有两亡。游戏六通，真假双照者僧也。”<sup>⑦</sup>“帝王望玄宗而委质，八部挹灵化而洗心，士庶观真仪而奔至落落焉，故非域中之名教。”<sup>⑧</sup>白居易在碑文中将八种经的经名与字数全部标示出来，又指出了此八种经是佛教的“要旨”，可以看出唐代僧人在学习佛教理论时，是以此八种经为最基础的经典，或为教本。

## 五、重玄寺的药圃

重玄寺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药圃。当时有

① 《〈包山寺题名〉·曝书亭集》卷六十八。

② 护法等菩萨造，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《成唯识论》卷第二。

③ 《楞严经观心定解》卷六。

④ 《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》卷一。

⑤ 《宋高僧传》卷二十九。

⑥ 《法华传记》卷五。

⑦ 《南天竺婆罗门僧正碑（并序）》，《游方记抄》卷一。

⑧ 《弘明集》卷六。

一名年逾八十的僧人元达法师,爱好种植各种名药,他从天台、四明、包山、句曲等地进了不少药材种,药圃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,“丛萃纷糅,各可指名”。<sup>①</sup>百花齐放的药圃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,专程前来参观。唐朝著名诗人皮日休就经常谒访元达法师,向他请教有关知识。

皮日休(约838—约883年)曾任苏州军事判官、著作佐郎、太常博士、毗陵副使,其诗文兼有奇朴二态,且多为同情民间疾苦之作,对于社会民生有深刻的洞察和思考。皮日休曾作诗描写过重玄寺的药圃,有曰:

雨涤烟锄伋僂赧,绀牙红甲两三畦。药名却笑桐君<sup>②</sup>少,年纪翻嫌竹祖低。白石静敲蒸术火,清泉闲洗种花泥。怪来昨日休持钵,一尺雕胡似掌齐。<sup>③</sup>

这里描绘了药圃中的一些场景。在细雨霏霏中的药圃,寺僧正在弯腰锄陇,田间可见各种颜色的药材,年代悠久的珍贵药材,就连中医鼻祖桐君也未必认识。白石锅在文火中炮蒸药材,悠闲的人舀出清泉将花叶上的泥水洗掉。可见一派和谐闲适的景象。皮日休又作诗曰:

香蔓蒙笼覆若邪,桧烟杉露湿袈裟。石盆换水捞松叶,竹径迁床避笋牙。藜杖移时挑细药,铜瓶尽日灌幽花。支公谩道怜神骏,不及今朝种一麻。<sup>④</sup>

第一首诗描写了药圃里的自然感受,而这首诗则描写了加工药材的乐趣。诗人身处在一个拥有很多香藤枝的地方,那里既有桧木香的烟气,也会弄湿袈裟的杉木树上的露水。周围松树很多,石盆的水中常会落满松叶。竹床下的竹笋长势迅速。

诗人用藜梗认真地挑拣着药草,旁边的铜瓶里面插满了幽香的花卉。

皮日休在苏州与陆龟蒙(?~881年)相识,二人唱和,世称“皮陆”。陆龟蒙是唐代农学家、文学家、道家学者,字鲁望,号天随子、江湖散人、甫里先生,长洲(今苏州)人,曾任湖州、苏州刺史幕僚,后隐居松江甫里(今甬直镇)。陆龟蒙在重玄寺药圃与元达法师多有交集,曾写《奉和题达上人药圃》二首。其一曰:

药味多从远客赍,旋添花谱旋成畦。三桠旧种根应异,九节初移叶尚低。山萸便和幽涧石,水芝须带本池泥。从今直到清秋日,又有香苗幾番齐。<sup>⑤</sup>

皮日休是从药圃的管理与活动上来描写,陆龟蒙则以药入诗,从种植学和技术操作的层面来介绍药圃的特点。他指出这里的药种很多都是由远方客人带来的,再经过人工在畦上培育和栽种。有的种植还要通过无性的嫁接方式,如三桠类的植物种植不能用旧根。九节属科的植物移栽时要在还是苗的时候(叶尚低)。山萸(皂荚树、皂角树)通常要种在向阳山坡或谷地、溪边路旁。水芝(荷花)移栽一定要用本地泥土裹根。按照这些办法做了,到了秋天香苗就齐刷刷地长出来了。

其二曰:

净名无语示清羸,药草搜来喻更微。一雨一风皆遂性,花开花落尽忘机。教疏免缕金弦乱。(免丝<sup>⑥</sup>别名)自拥龙刍<sup>⑦</sup>紫汞肥。莫怪独亲幽圃坐,病容销尽欲依归。<sup>⑧</sup>

陆龟蒙又从佛学以及拟人化的角度来解释植物的习性,例如净名(维摩诘)面对文殊等菩萨的问

①《吴郡志》云:“重玄寺药圃,唐末僧元达年逾八十,好种名药。凡所植者,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,丛萃纷糅,各可指名。皮日休尝访之,而题诗。”四库本。

②桐君,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药学家。在美丽的富春江畔,有一座桐君山,相传,黄帝时有老者结庐炼丹于此,悬壶济世,分文不收。乡人感念,问其姓名,老人不答,指桐为名,乡人遂称之为“桐君老人”。后世尊其为“中药鼻祖”,称之为药祖圣地。山也以“桐君”名,县则称“桐庐县”。有关记载桐君的文献最早见于约在春秋时代写成的古史《世本》一书中。

③皮日休《重玄寺元达年逾八十,好种名药,凡所植者,多至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,丛萃纷糅,各可指名,余奇而访之,因题二章》,《吴郡志》卷九,四库本。

④皮日休《重玄寺元达年逾八十,好种名药,凡所植者,多至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,丛萃纷糅,各可指名,余奇而访之,因题二章》,《吴郡志》卷九,四库本。

⑤《松陵集》卷七。

⑥菟丝子(学名:Cuscuta chinensis Lam.),别名禅真、豆寄生、豆阎王、黄丝、黄丝藤、鸡血藤、金丝藤等。一年生寄生草本。茎缠绕,黄色,纤细,无叶。分布于中国及伊朗、阿富汗、日本、朝鲜、斯里兰卡、马达加斯加、澳大利亚。生于海拔200—3000米的田边、山坡阳处、路边灌丛或海边沙丘,通常寄生于豆科、菊科、藜科等多种植物上。种子药用,有补肝肾、益精壮阳及止泻的功能。

⑦龙刍:即龙须草。又称“山草”、“蓑衣草”灯草,水葱,野席草,属多年生草本植物,多年生草本。茎伏地蔓生,极细软,分枝处常生不定根,多分枝。小叶卵形,孢子叶卵状三角形。有清热解毒,利尿,止痛。利尿通淋,泄热安神的功效。

⑧《松陵集》卷七。



疾,采用了“无语”表示自己的“清羸”。植物也是这样,移来的药草用无语的方式在药圃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。在大自然中,一雨一风都是遂性的表现,花开花落则是忘机而现。想梳理兔丝子的金丝藤就会越梳越乱。有了龙刍草就有肥壮的马儿。不要怪我只是独自坐在药圃里面,一矣我的病好了以后就会归依了。

皮陆二人还在重玄寺为药圃唱和。皮日休诗《重玄寺双矮桧》曰:

扑地枝回是翠钿,碧丝笼细不成烟。应如天竺难陀寺,一对狻猊相枕眠。<sup>①</sup>

陆龟蒙“奉和”曰:

可怜烟刺是青螺,如到双林误礼多。更忆早秋登北固,海门苍翠出晴波。<sup>②</sup>

狻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,形如狮,喜烟好坐,一般雕刻在香炉或佛像及建筑上。皮日休认为寺院的一对桧树枝细个矮,烧不出浑厚的桧烟,不如天竺难陀寺的一对狻猊般威武。陆龟蒙不同意皮日休的说法,认为你说的那个“桧烟”缭绕,用在佛陀涅槃时会被人家误解是礼用多了。这就让我想起了在早秋的时候登上镇江北固山时,看见海门一片苍翠,碧波万里。其实世界的事物皆为因缘而起,像双桧树你想让它怎么样就怎么样,这是不可能的,所以我们办事还是要遵循规律,像海门早秋出现的苍翠和万里碧波,任它而去。

## 六、结 语

陆僧瓚舍宅为寺,陆僧瓚出生于王室贵胄之家,其远祖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的齐宣王,传到陆僧瓚时已经是二十八世了。他所捐出的寺院一直由女儿陆氏管理,是为“灵姑庙”焉。

梁代台省误将重云写为重玄,以广德重玄寺命名。唐代的重玄寺已是苏州城里一所具有特色和文化标志的寺院,树碑写文的文化活动是重玄寺僧

从事的重要工作。白居易作为唐代当著名诗人,应邀参与了这次活动,并和寺僧互动,共同促成了法华院“石壁经”碑的完成。这块碑文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影响,宋代洪迈曾说:“唐长庆三年,苏州重玄等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,白乐天为作碑文,其叙如此。予窃爱其简明治亮,故备录之。”<sup>③</sup>清代蛟川沈开祥认为:“白香山居士记《苏州重元寺石壁经》云:摄四生九类,入无余涅槃。实无得度者,莫先于金刚经。怀罪集福,净一切恶道,莫急于尊胜陀罗尼经。……是经固盛行于唐时矣。”<sup>④</sup>

重玄寺在唐代是大发展时期,慧岩法师用特有的诡异方式完成改建任务,“郁成名寺”。寺内的高大的重玄阁通过一位擅长建筑的法师的维修,重新扶正。这时的重玄寺是一所具有特色的且提倡律学的寺院。白居易用为重玄寺写了《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》,在碑文里列出了八种经,分别是指出了每部经的字数,指出“是八种经具十二部”,是“三乘之要旨,万佛之秘藏”。重玄寺的药圃“丛萃纷糅,各可指名”,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与医药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。

明代吴宽撰《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记》云:“萧梁氏好佛,其下化之一时,佛寺江左为盛,然尤莫盛于吴中。”<sup>⑤</sup>重玄寺这座盛载着梁代佛风的古刹,经过僧人们的辛勤管理,到了唐代已经在苏州佛教界里据有重要的地位,为后来走进宋代,成为承天寺和能仁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## [参 考 文 献]

[1] 林戊.灵姑庙碑阴记[M]//范成大撰,陆振岳点校.吴郡志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9.

(责任编辑:闫卫平)

(下转第 60 页)

① 《松陵集》卷八。

② 《松陵集》卷八。

③ 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五笔卷八。

④ 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释》卷一。

⑤ 《吴中金石新编》卷六,四库本。